

慕尼黑大學交換心得

◎文 / 陳泓如



我的指導教授葉才明老師（右）至慕尼黑大學中風及失智研究中心演講及訪問，會後和 Prof. Bernhagen（左）一同合影。

去年八月，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展開了人生中第一次海外留學體驗。還記得出發前一晚，我和哥哥弟弟一起去看電影『多莉去哪兒』。明明是迪士尼卡通，我卻在漆黑的電影院裡從頭哭到尾。但即使出發前多害怕，到了慕尼黑後，這個全新的世界還是讓我興奮開心到忘了想家！

2015 年底時，我很幸運獲得以千里馬計畫赴國外交流一年的機會。當初在申請這個計畫時，我分別聯繫了幾位不同的教授，而在德國慕尼黑大學中風及失智研究中心 (Institut für Schlaganfall- und Demenzforschung) 進行研究的 Prof. Jürgen Bernhagen 非常慷慨地提供了我這

個機會，讓我在他的實驗室進行一年期的研究。

Prof. Jürgen Bernhagen 的實驗室主要研究範疇為探討細胞激素 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 superfamily 在心血管疾病，包含動脈粥樣硬化及腦中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這個研究團隊原本位於亞琛工業大學 (RWTH Aachen University)，2015 年底才搬來慕尼黑，因此擁有嶄新的實驗室及設備。目前實驗室人員有兩名博士後研究員，八名博士生，兩名技術人員。實驗室規模和美國動輒十幾名博士後研究員的大實驗室相比其實並不算大，但是這個團隊延攬了來自世



全部實驗室成員一起至奧地利的因斯布魯克 (Innsbruck) 出遊。

界各地的研究人員。慕尼黑原本就是一個國際化的都市，本身就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這裡完全無法以一個人的外表判斷他的國籍，有些人雖是亞洲非洲臉孔，卻是不折不扣的德國人，也因此養成了我遇到新朋友時，以『你在這裡長大嗎？』代替『你從哪裡來？』，以免冒犯到對方。而 Prof. Bernhagen 的團隊有來自美國、白俄羅斯、中國、阿根廷等地的成員，甚至我對有些國家可說是一無所知。由於半數成員不會說德語，在實驗室裡主要都是以英語溝通，以至於我到這裡已經九個月了，德語還是只有二二六六的程度。也因為實驗室成員來自世界各地，文化差異所導致的衝突也時常發生。曾經發生過一位德國同事將一張帶有送別意味的卡片當成生日卡片送給了有移民背景的同事，因而嚴重的冒犯到對方。為避免這種

衝突，除了互相包容與尊重外，相處時也須格外小心避免任何帶種族或國籍歧視意味的行為，這種經驗是我在台灣時完全不曾有過的。

我在慕尼黑遇到的第一個挑戰便是租屋。慕尼黑為全德國經濟發展最好的城市，消費及租屋自然也是全德國最貴。通常一個房間就有十幾二十個競爭者，要不要租屋當下就要馬上決定，否則被別的房客租走就後悔莫及了。對於沒錢又不會說德語的外國學生來說更是難上加難，我在初來慕尼黑的前五個月就換了五個租屋處，最遠住到慕尼黑周圍的市鎮，離實驗室約一小時車程。最糟的一次是我在不知情的狀況下以 600 歐元的價格租到原本只要 350 歐元的學生宿舍，這位學生違規高價轉租，當被舍監發現後還威脅我替他說謊以免被取消住宿資格，惡劣的程度也是



來自巴西的醫學生 intern 回國前夕，實驗室成員一同至慕尼黑有名的啤酒餐廳為他舉辦歡送會。國際化的實驗室，每個成員的國籍、文化背景都不相同。

我在台灣時未曾見過的。可見文明進步的社會，頂尖學校的學生還是不免有道德低下的敗類。這個事件當時讓獨自在異鄉的我感到非常挫折及沮喪，現在回想起來幸好只有錢財損失，並沒有惹上什麼官司，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也算是給在外闖蕩的我一次震撼教育。

在研究方面我覺得最大的不同點，是這裡的學生很擅長表達自己的意見。再加上普遍英文程度都不錯，lab meeting 的時間討論都很熱絡。亞洲學生研究不見得較差，但通常比較缺乏自信，不愛發表意見、不會問問題、不愛參與討論。台灣的教育通常喜歡聽話的學生，但這裡的風氣鼓勵反應快、有自信的學生。而亞洲學生的優點則是工作勤奮，不介意長時間或犧牲週末假日做實驗，基礎知識也較扎實。

德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們十分重視休閒時間。商店通常只營業到晚上八



慕尼黑啤酒節所有人一起穿上巴伐利亞傳統服飾，一起在中風及失智中心前合影。

點，星期日也不營業。相比之下，台灣隨處都有 24 小時營業的便利商店，還有便宜的小吃店，真的很幸福！不過也因此，實驗室團隊經常計畫一同出遊或聚會。十月份為聞名的慕尼黑啤酒節，各個實驗室都會選一天一起到啤酒節喝酒狂歡。我們實驗室也不免俗地選了一天，大家一起穿著巴伐利亞傳統服飾，一起從中午一路喝到半夜。我秉持盡量多嘗試的想法，不計形象的大吃大喝，當天共喝了三公升啤酒，我的大食量還嚇到德國同事，不過也因此不善交際的我開始和同事們熟識起來，算是一個很難忘的經驗。

經過了這九個月，遇到了許多挑戰，對我而言一生中難得的機會。三個月後，我將帶著更成熟、更專業的自己回到台灣。台灣，八月見！